



和栾树花一起入秋

冯艳军

九月，孩子们叮铃的笑声从城市角落汇到校园时，路的两侧，便有了栾树隐约的花语。

宁波的栾树集中在镇明路一带，连续几年看到“甬上”动用无人机，从空中俯瞰、从树干旁贴身侧掠、从城市密集的楼宇中觅得关于栾树关于初秋的信息。是怎样的惊动和挑衅啊，红的和黄的栾树花果直指秋的天空，它们簇拥在道路两侧，像等待仪仗的队伍，举着烟花戴着红绸，无论摘下谁的一串抛向天空，都会开出无法比拟的烟火来。其他树木自不敢言，只带着秋的苍绿，讪讪站在一旁，目睹栾树在这一季的繁华；车们自动噤声，变身一只只蜗行的乌龟，排队，蹑手蹑脚爬过……

家门口也有几株栾树。

晚起，是台风前期，稍影响了这里的天气。秋老虎躲到远处，风雨浇灌了大地。从顶楼的窗前俯身远观，一两株栾树隐匿在秋中——偶尔几枝，绽开芥末黄的笑脸，像课堂上顽童高举的手，在秋的浅绿中吸引了我的眼，它们高举过头顶，用明晃晃的亮张扬着，一枝动百枝摇，惹得你笑。有的顶着满头的红，像是顶了块红盖头，遮了夏的远去秋的丰硕，风来，微摇，一株摇百株笑——我想起了那些狡黠的顽童，想起了那个美丽的校园……

而我，被栾树感动的，永远是它们义无反顾投身人行道的满地金黄。城市的行道树是香樟和梧桐，栾树只点缀在极少的地方。去学校的路上，恰有短短的五十米栾树。就这五十米，使人结识了秋那无尽的善意。我去的时候，是城市最忙碌时分，但无论是栾树还是我，常不为世事的喧嚣所动。舍弃车马的快捷，一个人沿着城市的老墙根，踏上栾树铺就的奢华，它们在秋风中微扬，我在人们的忙碌中尽享安静。

常有环卫工迎面而来，她们拿着竹扫帚轻拂，拂去秋的躁动，拂动栾树花的韵脚，也把这一路的秋风秋雨拂成岁月的惦记……我无法言语，只深呼吸，拿布鞋怀着轻轻巧巧的惊喜一路走过，任由脚底发出细碎的啪啪声，似栾树花与前世故人重逢后的喜意……我是越过了浩瀚的星空，邂逅了深情的极光，拥抱了北大西洋的暖流，才收获了整个宇宙吗？

又想起了那个美丽的校园，那个点缀着栾树花的校园，栾树在清风中微摇，孩子们在栾树下追逐打闹。他们蹲下小小的身子，捡起一粒粒栾树花，在指间轻捻……他们把一束束明亮举到我跟前，像突然发现了一个好点子，亮闪闪地在我跟前笑起来……他们悄悄跟在我身后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栾树花，猛洒在我头上，大笑大叫……他们从来不管不顾，藏起栾树花，在课间玩在课堂上玩、在作业时玩，他们

让朵朵金黄躲入作业本内，让我一翻即现……看到栾树花和孩子们的纯真，心中涌起一股对秋的爱怜——竟是秋了呀，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再扑簌簌地来几场雨，待这金黄的栾树花满地，待这红了半边天的栾树果离席，萧瑟的冬也就来了吧。孩子们还会如这初秋，在晶亮亮的日头下奔走欢笑吗？

于是，我开始求这天，更广些更蓝些；愿这栾树花，开得更艳些落得更慢些；愿那栾树的果子，更大些更结实点；愿我陪着孩子嬉笑的时日更多些……

庆幸人生时刻和孩子相伴。懵懂时围一大群村野小子撒泼打滚；年少时求学和最莽撞也是最纯情的大孩子在一起；青春时重返校园教书，日日听闻孩子的稚言童语，如此晨昏日月至今。人生倏忽入秋，还愿能日日做一个普通简单的孩子。细数过往，还愿和栾树一起，为孩子们铺就一条明媚大道，看他们在其中嬉闹，听他们在此间欢唱，由他们从这里奔驰飞翔，蓝的天空任由他们想象，书写出栾树果一样串串驰骋的归来……

来吧，和栾树花一起入秋……

开门见山

俞亚素

人住的第一天，我便惊喜地发现一桩事：打开门，我居然能看见蜿蜒起伏的青山。我立刻想到了“开门见山”一词，没想到真有这么事！

可是人心不足，我依然有所遗憾，要是能“开窗见山”就更好了。是的，如果窗外有山，那么我就可以搬一把椅子，最好是躺椅，然后坐上去惬意地摇晃着，充分享受五柳先生“悠然见南山”的情调。只是，我的窗外是一栋高过我视线的教学楼，仅客气地留给我一截天空。通常，当我回到房间时，教学楼已经人去楼空。我对着那一截天空也曾发了几天的呆，渐渐觉得自己活像一只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。

好在还能开门见山！讲真，比起别人的“开门见山”，或者“开门见墙”，“开门见山”真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啊。

一般，我喜欢看早晨的青山。大约早晨会给人一种希望的感觉吧。为了能与青山多待一会，我将闹钟拨早了五分钟。不能再多了，多了恐人耻笑去。一天之计在于晨，有那闲工夫，不如多做点有意义的事。哪怕睡觉，都比你对着青山发呆更有意义！况且，我还在红尘混饭吃，不能不遵守一点俗世的规则。

其实，我和青山之间还隔着马路、行人、车辆和房屋，但他们并不碍事。就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你遇见了你要遇见的人，其余皆不过是模模糊糊的背景而已。因此，我的眼里只有青山。那青山呢？想起稼轩先生的一句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，如此，青山眼里必定也只有我。这么一想，心里便生出丝丝缕缕的情愫。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”我的脑海里同时跳出李白的两句诗来。李诗仙最喜欢用夸张的手法写诗，诸如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”，还有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”等。曾经以为这一首也是，与一座山“相看两不厌”怎么可能？即便不是夸张也是矫情。直到今日，自己竟然也与眼前的青山“相看两不厌”，方知“未经他人事，莫论他人非”的道理。

有时看着青山也犯疑，不如花妩媚，不如鸟玲珑，木呆呆的样子，何以讨人欢喜？难道因为朴实、憨厚，抑或是神秘？都有一些吧。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”小镇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悲欢、离合、生老、病死，而青山始终屹立不倒，夕阳红了又红。倘若青山有记忆，它肚子里的故事只恐数也数不清，可它又何曾吧唧吧唧地述说？

青山始终不语。是啊，又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，精彩纷呈的世界更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生体验。如果谁都是铆足了劲，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疲乏；如果谁都是懒散松懈，这个世界也终将颓废。青山不过是用它包容慈悲的目光看着，看着。

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个小镇是一片汪洋大海。那么，在很久很久以后呢？青山静默，我也静默。我觉得我活得越来越像一座山。

总第7015期 配图 韩风平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